

又見明月升灣區



東言西就
沈言

猶記得，兩年前的中秋月圓夜，「灣區升明月」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首度登場，便以全明星陣容、全金曲歌單，引發代際共鳴。筆者身為香港

流行文化的追夢人，亦是人生第一次以追看晚會取代夜遊賞月，作為中秋的主打節目。時隔兩年，「灣區升明月」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渡江而至，在回歸紀念日到來之際，上演一幕聲影耀香江，毫無懸念地再一次引起全城熱話。

在劉德華《中國人》、李克勤《紅日》、杜德偉《信自己》的激情高歌中，在趙傳《我是一隻小小鳥》、伍思凱《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草蜢《失戀陣線聯盟》的痴心傾訴中，早已逝去的青春再一次邂逅熱血，不再無處安放。在汪明荃《萬水千山總是情》、張柏芝《星語心願》、陳松伶《笑着風雲》、溫兆倫《一生何求》的真心演繹中，在趙雅芝和呂良偉《上海灘》、林保怡和陳慧珊《留痕》的深情對唱中，早已遠去的歲月再一次穿越時空，好似昨日重現。尤其令人怦然心動的是，當特邀嘉賓徐小鳳驚喜出場，接連獻唱《風的季節》《明月千里寄相思》《順流逆流》三首金曲，在餘音繞樑的美妙旋律中，徹底喚醒了花季的沉睡記憶，以致午夜夢回，任憑如煙往事紛至沓來，欲語還休……

「灣區升明月」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已然成為經典與時尚交相輝映的年度視聽盛宴，於回望、守望和展望的目光交織中，徜徉光影與樂韻的藝文長河，致敬傳承，創新求變。不同代際的經典金曲與偶像巨星匯聚一堂，為每一代人打造了投射青春的大舞台，各適其適。晚會暗藏代際密碼

的「回憶殺」，更是重現了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令幾代人在致敬經典的同時，亦致敬漸行漸遠的青春。

對於曾經風靡華人世界的香港流行文化而言，二〇二三是一個特別的年份。今年是溫拿樂隊成立五十周年、Beyond樂隊成立四十周年，也是Beyond主唱黃家駒逝世三十周年，以及陳百強逝世三十周年，張國榮和梅艷芳逝世二十周年。提筆之際，又驚聞李玟辭世噩耗，更平添了無限唏噓。

流行文化一直是香港出版經久不衰的一大題材，在經年累月的紙墨留香中，定格成為不滅的光影與不朽的音符。舉辦在即的第三十三屆香港書展，作為年度閱讀盛事，亦有不少致敬光輝歲月的流行文化講座。屆時，除了「溫拿五十 由始至終」、「盼望的緣份——陳百強」之外，還有《踏着Beyond的軌跡》專欄作家關栩溢經過十五年精心醞釀，以歌詞為載體追尋Beyond的軌跡，從音樂和文字角度深入分析作品歌詞，再現Beyond樂隊發展歷程，同時見證時代變遷；還有一眾兒童節目男主持聚首一堂，暢談不同年代「哥哥與我」的趣聞軼事，側面反映香港兒童電視節目與時俱進的圖景；還有資深電影人、《斷箭行動》《奪面雙雄》幕後推手張家振對話泰迪羅賓和司徒衛鏞，一同分享他的電影人生，講述香港、荷里活、北京三地的製作經歷，重溫香港電影流金歲月，寄語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傳承香港電影人精神……

夜闌人靜之時，天邊新月如鉤，不免再一次感懷曾經身臨其境的香港流行文化，亦感恩有幸與一眾巨星同斯世，在傳世光影與樂韻的陪伴之下，以青春的笑與淚作為見證，共同走過如許璀璨的黃金時代，終究不負此生。

情繫回歸心念家



人生在線
安仲生

六月由寶島及申滬等地公幹大半月後，回歸吾家香江小島，心情頓感愉悅並輕鬆。經過大街小巷，處處彩旗飄揚；步入小區屋苑，通通張燈結綵。七月一日，香港喜迎回歸祖國二十六周年誌慶，港九新界離島以及內地都有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由六月下旬起始，一直延續至七、八月。

「香港今潮·藝起FUN」慶祝回歸之系列活動，由香港特區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主辦，同樣亦在七月一日，於上海傳統建築石庫門弄堂內拉開了序幕。活動持續近一周，在上海虹口區一大型傳統卻新穎之文創區舉行，設有港式美味食品品嘗，港式文藝表演及港式親手手工藝製作活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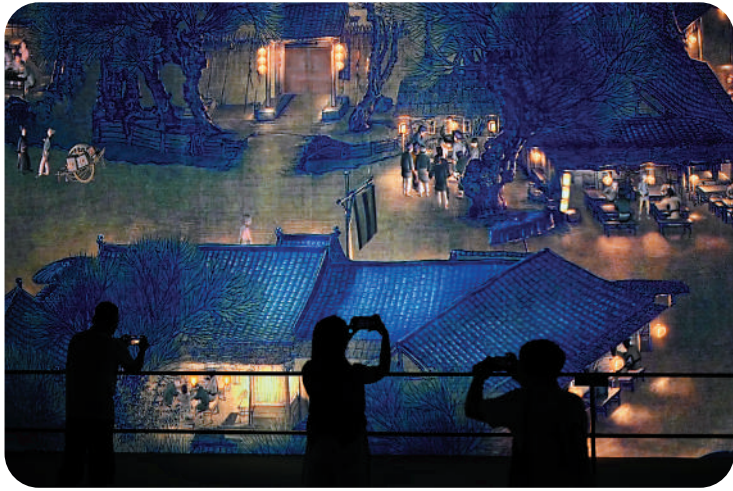
回看香港主場之各項慶回歸活動就更加多姿多彩了，政府同民間社團或機構都當仁不讓地主辦、合辦或協辦林林總總之文化藝術、體育競技、

美食節慶及本地遊等等活動。想來整個夏天小島將洋溢著歡快喜悅、熱鬧祥和及歌舞昇平之氣氛，伴隨烈日高溫勢將香港之地位人氣推向更高處。

「七一」，本港市民及遊客都開心心地享受一個喜慶的節日。當日在香港政府轄下很多康樂文化設施都可以免費使用，而且更免費開放科學館、太空館、文化博物館、藝術博物館、西九文化區、故宮博物館及濕地公園等。另外，本港一些經營公共交通運輸的公司也提供免費或者優惠給公眾，例如電車服務、天星小輪及富裕小輪的水上的士等。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逾千間食肆當日在指定菜式和餐飲方面提供七一折優惠。政府、機構、商家及市民，就在「七一」這一個回歸的大日子高興慶祝，也為香港的未來正向展望，並努力拚搏。

吾愛香江吾家，人心同步回歸。當人因工作或其他漂泊在他方，唯心仍牽掛着家，因為家是你永遠的根，無論那個家如何，都是你的家。正如蕭伯納所言，家是世界上唯一隱藏人類缺點與失敗的地方，它同時也蘊藏着甜蜜的愛。

會動的《清明上河圖》



市井萬象

廣西南寧國際會展中心正在舉行「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展覽。此次展覽以北宋畫家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為藍本，通過巨幕熒屏將原作放大數百倍，復原上千個畫中人物，再現北宋時期的繁華盛景。

中新社

電視台的進化論



自由談
鄺凱迎

傳播媒體中最多最受眾的一種，之後科技的發展、新媒體的湧現，似乎令這眾人聚焦的電視媒體有所失色，由每天受眾超過三百萬遞減到目前不足二百萬，部分更被淘汰。

物競天擇是進化論的核心，當生物在繁殖下一代時，都會出現基因的變異，若有利於這種生物更優化適合生存，那麼這種變異通過環境的篩選，就以適者生存方式保存下來。簡單來說，適者生存。這裏不厭其煩重複這說法，目的在看看本地電視台走過的方式，包括技術的進化，運作方式的進化，更為關鍵的是概念的進化。

電視台在過去的六十多年經歷技術的進化幾乎翻天覆地，記錄視訊的材料由菲林開始，進而到磁帶，磁帶是一種順序式的影像及聲音記錄方式，較菲林只儲存影像而需另行配與聲帶一大進步；磁帶的發明改變電視台的製作方式，而接下來磁帶的闊度也越變越輕巧；到了九十年代光碟的發展，又取代了多年的磁帶，儲存能力強，運用更方便，之後的中央伺服器更方便儲存、提取及編輯。最早期的電視製作全是現場直播，也由於記錄視訊技術的發展，可預製及加上外景錄製，之後經編輯合成，畫面變得豐富，改善了播出形式的限制。

這是因為數碼化（也有稱數字化）技術的開發而產生的成果；數碼化是將圖像聲音等信號轉換成一系列數字，成為數字圖像或數字聲音（統稱數據）儲存及編輯，更為重要的是，數碼化可讓所有種類、所有類型的數據在同一格式（空間）下混合傳輸，從而揭起廣播的革命；舊有的廣播傳送圖像聲音是模擬形式，而有了數碼技術之後，突破一些缺陷及限制，包括畫聲更傳真，傳送量更大、較之前多倍。在今天，本地免費電視服務的頻道（包括香港電台）有十五

條，較未有數碼廣播當時的四條（曾經短暫階段有六條）三倍有多。技術的進化，有令電視服務由聚眾變為分眾。

運作形式也隨技術進化而改變。早期電視台的作業系統（包括製作、節目播出、廣告編排及工作班期等等）全是人手編排，通傳的文件是以針筆寫上蠟紙(Stencil)進行油印；表示訊息的打孔卡（Punched Card）也開始引進，但只作為行政上簡單的運算及統計用途，直至九十年代，電腦功能日漸成熟，電視台引進後簡化內部人力資源，同時亦通過網際網絡（對外及國際網絡），提高了節目資訊交換能力以及速度。電腦功能應用於每條頻道每年八千多小時的節目編排播出，提升效率。在製作上，布景及服飾的設計可以電腦作虛擬的表述，方便敲定，運用同一場景拍攝不同情節，由電腦作出分析及編排，提高拍攝效率及縮短製作期，加入電腦特效提升了劇情張力，將虛擬情景加插在實況場景中，這種融合產生的成效滿足觀眾的想像。此外，數據壓縮技術的出現減少佔用磁盤空間及傳輸時間，從境外採購回來及對外發行的節目可運用這種技術打包其內容用衛星或網絡傳送，取代人力運輸的工作方式。

電視台早年曾得享科技的成果，成為主流的訊息及娛樂提供者，但技術發展不停步，其「不可取代」的地位漸漸失去，變革會是唯一要走的



▲隨着科技發展，電視機更新換代的周期愈來愈短。

資料圖片

遼東放山記（上）



人與事
泰豐

我的老家在遼東丘陵中南部的一條小山溝裏。作為關東山的一部分，那裏的深山密林自古便是長白山山參的產地之一。小時候，常聽鄉下老人們閒聊起放山拾參（舊時進山挖參的叫法）的故事，可在那個向大自然過度索取的年代，山林屢屢遭伐，綠水青山成了光坡禿嶺，對土壤、光照等生存環境要求十分苛刻的人參，也一度絕跡，老家的「江湖」也就少了放山人的傳說。經過幾十年的封山育林，綠水青山又回來了。

五年前的初春，在老家常年替人護林的二哥打來電話，欣喜地告訴我，他在進山採菜（本地人採摘山野菜的叫法，採攞攞）時，意外地發現了一根四品葉的山參，並堅稱已找行家確認，是純正的長白山山參。此後幾年，他又陸陸續續挖到大小不一的幾根山參，還託人來京捐給了我兩根。

今年暮春，我因回鄉處理家事，便在二哥家逗留了幾天。其間，我突發奇想，提議他帶我一起放山，他說行，但要挑個好日子。

放山的日子最後選在初夏的第二天。前一夜的一場中雨過後，天上的雲已經淡了。吃過

早飯，二哥二嫂和我三人肩挎布袋，手提山鋤，便出發了。約個把小時，我們來到一座山腳下，二哥將山鋤往地上一杵，說到了。

這是一座面朝西北的野山坡，山上柞櫟椴松，雜樹林立，樹木間灌木叢生，野菜藥草散漫於坡上，一片和諧生態。稍時休憩，二哥便開始布局：他在右路，我在中路，二嫂在左路，相互間隔五六步，成一字橫隊爬坡搜參。吩咐停當，我和二哥正要開步，不見二嫂在列，回頭卻見她蹲在山腳下，從背包中拿出一沓冥紙，向山上拜了幾拜。二哥朝我擠了一眼，解頤一笑：「祭山呢。」



▲野山參苗，俗稱巴掌參。資料圖片

初夏時節，遼東丘陵的原始次生林已然成蔭，樹下雜草灌木茂密，前一夜的一場透雨，將樹葉草叢掛滿雨珠。我們踩着深厚鬆軟的腐殖土沿坡爬去，不一會兒，從頭到腳便濕漉漉的。

臨行前，二哥怕我不認得人參的樣貌，反覆囑咐我，見到葉子長得像刺五加的青草可千萬看仔細嘍，沒準兒就是人參。我打小隨父上山採菜，對刺五加很熟悉，它的嫩莖是上好的野菜。所以，今天一路爬坡，我特別專注，絕不放過眼前每一株貌似刺五加的苗苗草草。可尋來覓去，刺五加倒是看到不少，人參的影子卻在印象中漸次消退。

就在我對眼前的刺五加和腦子裏山參的幻象糾纏不清之際，二哥在前面朗聲叫道：「巴掌！」我一愣，急忙趕去，終於在二哥的山鋤前山林中見到夢寐已久的「真身」：這根兩年參齡的山參莖上長着五片紡錘形的淡綠色葉子，猶如人手上的五個手指，本地人俗稱為「巴掌」。我興奮地在參苗仔仔細端詳了好一會兒，二哥卻略帶愜意，「這苗太小了，還是留下吧。今天咱要是找不到更大的，再把它帶

走。」見我不知所措地呆立，他二話不說，順手撿過幾棵乾樹枝，護在參苗周邊，全然不顧我對這根小參苗的不捨之情。

恰在此時，不遠處傳來嫂子的疾呼「快過來！」我倆拔腿過去，只見她跪坐坡上，左手緊緊地攥着一根參苗，喜滋滋地對我倆叫道：「三品葉！」二哥見了，不禁笑道：「祭山祭山，山神還真顯靈啦。」

三品葉的山參一般都有四五年的參齡，算是比較大的。二哥拉開架勢，準備抬參，可二嫂的手還是緊攥參苗不放，二哥勸道：「別把着，撒手吧。」說罷，便用山鋤撥開周邊雜草，在離參五公分左右處刨開山土，放下山鋤，兩手插入松土，輕輕一抬，再抖幾抖，一根根鬚清疏、花葉靈秀的野參便「抬」出來了。

二嫂依然喜不自禁，連說這是她第一次憑自己眼力找到山參，神情頗為得意。二哥補充道：「這是第二次啦。」二嫂連忙說那次不算。

這之後，二哥在一片野榛子樹旁也找到一棵三品葉，我和二嫂自是興奮不已。